

拿破崙戰史講義

緒言

拿破崙者『科西嘉』(Corcia)島人也，蹶起孤島，踔厲風發，勢傾全歐，十年之間，遂成帝業，豐功偉烈，普及於軍事法政教育文藝及宗教等各方面，雖亞歷山大王，成吉思汗，帖木兒以下，不可同日語也，蓋拿破崙之經歷，在世界歷史上占一大要部，若將此除外，則世界歷史，生出一大缺陷，可知拿破崙者，爲天才中之大天才，偉人中之大偉人，其於軍事上，尤與吾人以無限之教訓，方之今日物質改良，戰術法式變遷，然在精神上，垂爲千古不磨之原則者爲多，若夫迅雷不及掩耳，變幻出沒，出人意表，使敵方茫然自失，以及其戰略之大行動，與統帥之妙，乃拿破崙特別得意之着，尤非凡人所能及者矣。

德國『瓦天堡』(Von Wartenburg)伯爵，所著之『爲將帥之拿破崙』有曰：「如此天才，不惟得之甚稀，卽令得之，而此等惟一之偉人，終必老朽，或歸於死亡，惟亘古及今得以維持弗替而昭示來茲者，則爲其關於軍事健全之精神與制度耳」。

拿破崙爲有史以來最偉大之統帥，歐洲各國名將，無不私淑其學說人格，至今倣效，一切新式之軍隊編制，與大軍統率，固莫不創自拿破崙，且奉爲圭臬焉。

本戰史講述僅數十次，欲研究拿破崙各大戰役，殊嫌過少，故本戰史各部講述，刪繁就簡，僅能由此窺見一斑，精深研究，期諸異日，學者諒之。

第一章 拿破崙時代之歐洲軍制及戰鬪法之概要

其一 拿破崙時代歐洲軍制之概要

歐洲各國，至第十八世紀末葉，皆採用傭兵制度，或雇外國人當兵，然在法國革命行此制度，不獨軍費虛糜，且因外交，愈形複雜，故在國防上須養多兵，乃於一七九二年二月，決計募集志願兵，其時所頒布告如左：

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，未婚及無子者，得以志願而入兵籍。然此志願者，實際不能充足所要之人員，故出以強制勸誘，雖素質劣等，在所不拘，然結果亦僅得十六萬五千之兵員，一七九三年八月，頒布全國徵兵令，其要領如次：

法國男子，皆有服兵役之義務，但按所需人員之多少，就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，用抽籤法徵集之，惟禁止代替，違令者嚴行處罰。

依此制度，於一七九四年（乾隆末年），實得大兵至七十萬之衆。

軍隊之編制，隨國家及年代，不無多少差異，故欲研究編制時，無妨就其已往事跡，揭而示之。茲臚列於左者，乃以法國軍隊爲主，略述其概略而已。

步兵向有重步兵輕步兵之別，而其戰鬥任務則同。每團由二營乃至三營而成，而一營兵員，由四五百至一千，大概分爲六連至八連，其攜帶之武器爲前膛槍，降雨之際，彈藥潮濕，往往不發，命中亦不正確，射擊速度至慢（每分鐘發五彈）至其效力界，則對於單獨兵約百米達以內，對於羣兵，則二百米達以內，若至二百五十米達，則雖房屋之命中亦皆困難。

騎兵亦有重騎兵輕騎兵之分，其重騎兵爲騎槍隊，胸甲騎兵，龍騎兵，輕騎兵爲獵騎兵，驃騎兵，該兵科一團，概由三連乃至四連而成，而一連之馬，通常約百四十頭，其攜帶武器，爲刀及騎槍與手槍，惟龍騎兵，則並攜有帶劍之騎槍。

砲兵 有徒步砲兵騎砲兵之殊，通常徒步砲兵，以砲八門，騎砲兵則以砲六門，編成一連，所用火砲，種類亦多，口徑不一，步兵師統係六寸加農砲，射程一千二百米，射擊速度每分鐘發射二次，另有三寸口徑輕砲，射程一千米。十二寸口徑重砲

，射程一千四百米，（一分鐘發射二次）十五寸榴彈砲，射程一千六百米，（每分鐘發射一次）

砲彈，概係實心，在近距離用榴霰彈，於鉛皮內裝小彈丸。射程四百米至六百米該彈約佔全部三分之一。

十八世紀時，普通用步兵砲，法國革命後，以其笨重廢止，卒因直接援助步兵，須有輕便之砲，故自一八〇九年起，復採用之。

大單位之編組。意大利戰役，時雖以師（諸兵種混成之，其兵爲五千三百乃至九千五百人）爲戰略單位，每師統轄步兵八營至十營，砲十二門、團轄兩營，旅轄兩團，並附砲兵兩連、每連砲六門，然至一八〇〇年，法國即用軍團爲最大單位，此軍團以步兵二三師，騎兵三四團爲基幹，自採用軍團編制。而拿破崙所指揮之兵力，遂漸次增大，惟因顧慮指揮之便，必須減小其單位之數，現今之軍團編制，乃其濫觴也。

第二 拿破崙時代歐洲戰鬥法之概要

拿破崙時代，各國其初皆採用橫隊戰術，即以步兵設二戰列，其戰列內，各營編成數列之橫隊（大概四列），而以小間隔並列之，各戰列間之距離，約二百乃至二百五

十米達，而騎兵之大部，位置於其兩翼，砲兵則配屬於步兵之大單位，或合而編成砲隊，配列於正面，以供近距離準備射放之用。

各步兵營，附屬輕砲二門，此輕砲以人力挽之，在一營之間隔內，與步兵前進，至最近距離爲止，約於三百步內外，開始霰彈射擊，通常僅行正面攻擊，一面射擊，一面前進，漸次將敵由其陣地驅逐，以爲唯一之戰鬪法式。

此等戰鬪隊次，致使小槍効力，不能發揚過大之價值，其運動極受束縛，僅能直行前進及退却，各營皆不得自由行動，且此種運動，若非寬以時日，勤加教練，欲臻嫻熟之境，殊屬至難，然在當時之演習，凡實戰所需之諸般隊形，演練並不顧及，僅以一種隊形，謀運動之巧妙，及在射擊速度上，加意演習耳。

法國於一七九三年，頒發徵兵令，當時召集之壯丁，素質既劣，而教育之時期又無多，僅施以兩三星期之教育，即須供敵前之差遣，故需要之橫隊戰術，欲實施嚴確之教練，終不可得，因此採用一種新法，即散兵與縱隊戰術是也，此法先將隊伍散開，利用地物，近接於敵之密集橫隊，而以各個射擊擾亂之，意在以比較容易運動之縱隊，乘橫隊之不利，當時法軍用此隊形，曾實行猛烈之槍劍突擊，對於橫隊戰

術，卒獲得優勝之地位，然法軍用此戰術以制勝者，不獨其戰法之優，德國「波格斯勞基」中校，著古今戰法，嘗述另一因曰：

當時同盟軍，精神支離，毫不統一，其作戰極形拙劣，而法軍則不然，處苛刻之裁制下，迫不得已，不能不取決然之攻擊，當時之新思想，復能引起多數法人真正之敵愾心，且給養上採用徵發法，不用倉庫給養，又實行露營，廢止天幕等，皆爲助長法軍之優勢者云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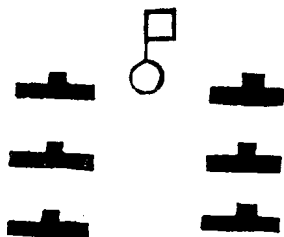
故縱隊戰術，未必足以壓倒橫隊之戰術，蓋彼時二三戰役，踵行此種戰法之法軍，仍有敗退者，且此後各國，皆至採用縱隊戰法，但其勝敗之數，依然如常，并無變化，此皆足資證明，故與其謂法軍之優勢占勝，在形式上，不若逕行歸功於拿破崙，實具卓越才能所致之爲合宜也。

拿破崙採取之縱隊戰術，其步兵主要之戰鬪單位爲營，左圖（一）乃其制式隊形之一（二）爲其一師戰鬪配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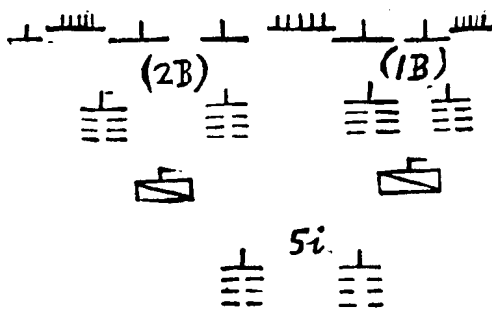
拿破崙之砲兵用法，砲兵于戰鬪之始分割一連建制使成小部。每部二三尊不等，附屬散兵羣。位置散兵羣與各營之間，至一八〇六年起，以七十乃至百門，編成砲兵之大集團，向攻擊點行集中射擊，使爲步騎兵突擊之準備，概由各步兵師及騎兵師調集而來。

拿破崙之騎兵用法，在此時代之騎兵，常控制後方，以用於戰鬪爲主。而其兵力頗大，有左右戰鬥勝敗之力，其後拿破崙又利用騎兵速力，使任搜索，亦曾收奇效，

(一)



(二)



惟自拿破崙去世後，其使用法，乃回復至舊時狀態，彼一八六六年之普奧戰役，及一八七〇至七一年之普法戰役，通常皆用之爲預備騎兵，徒控置之，不能發揮其特長，祇普法戰役之末期，「毛奇」將軍，鑑於艱辛之經驗，不過多少有著眼之處已耳。

交通暨通信，當時尙無鐵路輪船，亦無電信電話，大軍之運動與移調，非用徒步行軍不可，欲迅速移調部隊，於必要時用馬車縱列輸送，傳達命令，祇用傳令官或傳騎，距離遠，則用驛站。用車馬分途傳遞，通信用旗語。

第二章 自拿破崙出世，至一八〇五年，其經歷及各戰役之概要

第一 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九二年

一七六九年，拿破崙生於「科西嘉」島。

一七八五年，拿破崙十六歲畢業於巴黎士官學校，任砲兵少尉。

一七八九年，拿破崙二十歲，法國因歷代之暴政，鬱積已久，而國內之低氣壓，尤以路易十六世之失政爲導火，爆發之後，至是年七月，烏合暴徒：襲擊「巴士的」(Bastille)牢獄，囚舍既陷，動機立啓。亂耗波及全國，遂開法國革命之端。

一七九一年，拿破崙二十二歲，前年滯留科西嘉時，嘗參與島內革命之運動。嗣於是年六月，再返法國，進級砲兵中尉。

一七九二年，拿破崙二十三歲，是年一月，國民會議，以多數決議，廢止王政，成立共和政治，至十二月，審議國王路易十六世之罪跡，竟以大多數之宣告，處置死刑。

是年進昇砲兵大尉。第五次復歸『科西嘉』，參與革命運動，至此時止，觀測拿破崙之胸襟，似唯欲於渺小『科西嘉』之一孤島，稱霸而已，其困鬱顛沛之狀有非常人能忍受者。

第二 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

一七九三年，拿破崙二十四歲，是時革命之亂，漸次激烈，殺戮慘酷之暴行，到處皆有，國內狀態，其亂如麻，所謂恐怖時代者，時正出現也。

當時法國之南部，反對革命，王黨之運動甚盛，而以『里昂』(Lyon)『馬賽』(Marseille)『土倫』(Toulon)爲其根據地，擁立路易十七世，高揭叛旗，降英求救，於是英國及西班牙之聯合艦隊，八月下旬，乘法國共和軍未到之前，先進入『土倫』(Toulon)

港，共和政府遣「喀爾托」(Carteau)將軍討之，旋因「喀爾托」(Carteau)無能，改派「杜普」(Doppet)將軍，仍不勝任，復改派「杜戈米爾」(Dugommier)將軍，使指揮之，當時拿破崙屢經進級，任爲砲兵指揮官，渥蒙「杜戈米爾」(Dugommier)將軍之炬眼賞識，復採用其攻城計畫，于十二月十七日，開始總攻擊，翌十八日陷落之，此役聯合軍約一萬八千，共和政府軍，約四萬有奇。

拿破崙之「土倫」(Toulon)攻擊計畫，固非一局部之顧慮，實能洞察全局，確定計謀，蓋其主眼，在占領瞰制軍港之位置，因共和軍如能占據此等要地，則敵艦隊，不能停泊港內，且敵之陸軍退却，不能不依賴艦隊，今艦隊退，敵之全軍勢須總退却，故先努力佔領此等地點，擬至不得已時，再着手行正攻法，固未晚也。

拿破崙以此軍功，一躍任爲陸軍少將。

一七九四年，拿破崙廿五歲，「土倫」(Toulon)陷落以後，拿破崙爲砲兵指揮官，隸屬於意大利征討軍，頗能輔佐軍司令官，嘗採納其卓越之策劃，得擊退「薩丁尼亞」(Sardinia)軍，於「天達」(Tenda)以東。

拿破崙之功，雖如此之大，然受通款反政府黨之嫌，下獄，旋被釋放。

一七九五年，拿破崙二十六歲，初拿氏被釋出獄，然軍職已解，放浪之身，怏怏不樂，悲觀之極，殆不知此身之淪落伊於胡底，然爲日無多，時局一變遽有開運之機，以與此蟄龍。緣當時王黨，乘國內紛亂，舉兵反抗，勢甚猖獗，共和政府，使「美諾」將軍討之，轉被反攻，致政府瀕於危殆，是時「巴拉」(Barras)爲巴黎總監，擢任拿破崙，使復職以當之，拿破崙立即率兵五千，砲四十門，迎擊誇耀戰勝之暴徒，無何即鎮定之，救共和政府於累卵之危，嗣因撥亂反正之功，補國內軍司令官之職。

第三 一七九六年意大利戰役之概要

一七九六年，拿破崙二十七歲，當世人認爲非常之材幹，是年三月二日，升任討伐意大利軍司令官。

當時意大利軍，給養匱乏，軍紀風紀，紊亂已極，士氣大爲沮喪，共和政府，雖明知之，然帑藏空虛，不能爲所欲爲，適拿破崙與意中之女，伯爵嫠婦「約瑟芬」結婚，鴛鴦湖畔，其夢未醒，其席未暖，乃遽爲赫赫之殊勳榮譽所驅，喜而膺此艱鉅，是月十一日，即由巴黎倉猝出發，同月二十一日，行抵「尼士」(Nizza)，頒佈有

名告示其文如左：

噫，衆兵士，汝等欲著無衣，欲食無糧，政府雖愧負於汝等，而無何等之補給，然汝等處此艱難困苦之中，毫不爲意，仍能堅決忍耐，並鼓其勇氣以與之抗，此誠令人嘆賞不置者也。然此等堅忍勇敢之氣，於汝等究發生何等光榮，予今率汝等，赴世界最豐饒之地，富裕之都市，宏大之部落，不久當入於汝等勢力之下，從此名譽與光榮，並富貴，皆待汝等自由取之，汝等豈可挫折，而不憑恃勇敢與忍耐以偕行哉？

戰役第一期（參照第一圖）

當時法軍，其位置大概如左，總兵力不過三萬二千。（每師不及九千人砲共六十門）

『拉哈普』（Laharpe）師

『抹西那』（Massena）師 } 撒佛拿（Savona）附近

『澳濟留』（Augereau）師『阿本加』（Arbenga）附近

『塞里爾』（Serrurier）師『噶列西』（Galsio）南方

『斯太格』（Steingel）騎兵旅約三千在羅阿羅（Loano）附近

右述之外，散在「尼士」(Nizza)「土倫」(Toulon)之間者，約合二萬，然皆監視海岸，或服衛戍勤務，其大部分，直不許調用，又「克列曼」(Kellerman)所率約一萬五千之「阿爾」(Alpen)軍適扼守「薩丁尼亞」(Sardinia)西方山地。

奧意聯合軍，對右述之法軍，集合二集團，大概如左：

1. 以「薩丁尼亞」(Sardinia)軍爲主力，歸「谷利」(Galli)將軍指揮之軍(約二萬)，在「西伐」(Ceva)附近。

2. 「博里攸」(Beaulieu)指揮之奧軍，(約二萬)，位置於「亞歷山大黎亞」(Alessandria)及其以南之廣大地域，目下可以增援。

右述之外，另有二萬「歐斯他」(Aosta)軍，以對抗「克列曼」(Kellerman)指揮之「阿爾本」(Alpen)軍爲主，不能直用於其他之戰場。據以上關係觀之，法軍以三萬二千之兵，進擊奧薩五萬之聯合軍，不獨處於劣勢，且兵卒之素質，甚劣，軍紀紊亂，達於極點，志氣亦復沮喪，加之在有敵意之地方作戰不利，尤其在南方海上，受英艦隊有力之脅威，唯一連絡線之海道，危險特甚，且以威望未孚之拿破崙，年僅二十七歲，忽因累戰之功，驟立於年長諸將之上，欲挽回上述之頹勢，亦難矣。拿破崙

當此難局，不以爲憂，欣然挺身任之，若非非凡之天才，直一無謀之狂夫耳。

所見

詳考當時之狀況及地形，法軍之攻勢作戰，應取之方策，大概爲左列之三案：

甲．以主力由『格奴亞』(Genoa)方面北進，攻擊敵之主力。以遮斷其退路。

乙．於撒佛拿(Savona)附近，由谷地北進，乘敵之弱點，以突破奧薩兩軍之接合部。

丙．由『天達』(Tenda)方面，先攻擊『薩丁尼亞』(Sardinia)軍。以較少之軍隊及劣等之士兵，由凡庸之將帥率領之以行攻擊，效果雖渺，而無重大之危險，則採用丙案亦可。以優勢之兵力，及精練之軍隊，且由非凡之將帥率領之，膽愈大而所獲之成果亦欲多，則宜採用甲案。將帥雖具非凡之才，然所率之軍隊劣勢，且素質不良，則利害各得其半，此等時機，自宜採用乙案。

拿破崙所決用者，即乙案，後以約三千人，使之占領『佛托里』(Voltri)以掩護軍之右側背，並使在該方面牽制敵人，又爲掩護背後之連絡線，由『尼士』(Nizza)及『土

倫』(Toulon)之守備兵中，選拔六千人，派遣於「天達」(Tenda)街道上，其主力則先集合於「撒佛拿」(Savonne)附近，同時復令駐於「格奴亞」(Genoa)之法國公使，向「格奴亞」(Genoa)政府，提出要求開放「波赫達」(Bochetta)大道之通過點與「噶非」(Gavi)之要塞，此拿破崙僞以法軍主力，如向該方面行進者，乃牽制敵人之目的也，而奧軍果然墮此術中，如後所述，遂爲戰敗之一大原因。

奧軍在拿破崙未行動之前，即先開始前進，「博里攸」(Beaulieu)將軍除自領七千兵向「格奴亞」(Genoa)方面進行外，並派兵九千，令「亞根脫」(Argenteau)將軍由「亞奎」(Aqui)方面率之南下，以期並進而入於「佛托里」(Voltri)，擊破法軍之一部隊，占領該地。

「阿根脫」軍前鋒，九日遭遇法軍「蘭朋」支隊於「孟特諾德」山頂要塞，阻止其前進，擬十日準備一日，於十一日開始攻擊。同日下午尙未攻下。

拿破崙雖得奧軍前進之報，而此軍在兩方面究屬何方。是否爲其主力，尙未深悉，意以爲敵於目下業由山地分離，急宜速乘其機，各個擊破，即毅然提其主力，決計攻擊「亞根脫」(Argenteau)軍，適主力在「撒佛拿」(Savona)集合告終，乃立率其兵

力，開始對抗之運動。

其所取部署大要如左：

一．「拉哈普」(Laharpe)師，率兵七千，立即前進，增援現苦戰中之「蘭朋」(Rampou)支隊。

二．「抹西那」(Massena)師(九千)，前進與西方「亞突爾」(Artare)相通之道路，攻擊敵之右翼。

三．「澳濟留」(Augereau)師，經「蒙特夫列迭」(Montefredde)附近，向「該羅」(Cairo)前進。

四．拿破崙與「抹西那」(Massena)師同行。

十一日之夜，因降雨之故，法軍之夜行軍，甚感困難，但翌日拂曉，濃霧四塞，得掩蔽其行動，乃乘其不意，以攻擊之，送大破奧軍。所謂有名之「蒙特諾德」(Montenott)戰。立緒戰之初功者也。惟「奧濟留」(Augereau)師是時接有「薩丁尼亞」(Sardinia)軍，漸次接近，與「西伐」(Ceva)附近之敵軍，已向東方開始行動之報，故於必要上，須對待上述之敵，而於本戰鬪，未能參加。拿破崙追擊敗退之敵，